

朱子大全

冊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跋

跋趙鈐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己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

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
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
戰罵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
貌而寓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卽教綱紀并晉故刺
史譙閔王等立象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卽蒙報可
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
爲有歸也今聞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
熹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聖
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
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
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

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尙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

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后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卹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

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大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

以信後世矣又何埃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
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
曾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
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驚
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
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
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
今於此迺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耶慶元
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

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
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
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閣皂甘君
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
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書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
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
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
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
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

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耶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譙讓觀第二帖可槩見矣然迹其平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掇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

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
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爲遂寧戶椽友人王君世晷數數爲正言城西傅
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迺祖大夫公嘉
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
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
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
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
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已袖
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
也大夫公集以爲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

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
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濂溪
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
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當時一事一
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
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
以爲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
爲我謝傅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傅君來言曰
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耆字伯壽名在元符黨
籍光字用之世瑱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
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
甚美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

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園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實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爲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爲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尙全好獨莆田令爲謄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爲至

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卽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爲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爲三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

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殽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

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杜陵此謫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

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
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嘆
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
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
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
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
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
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